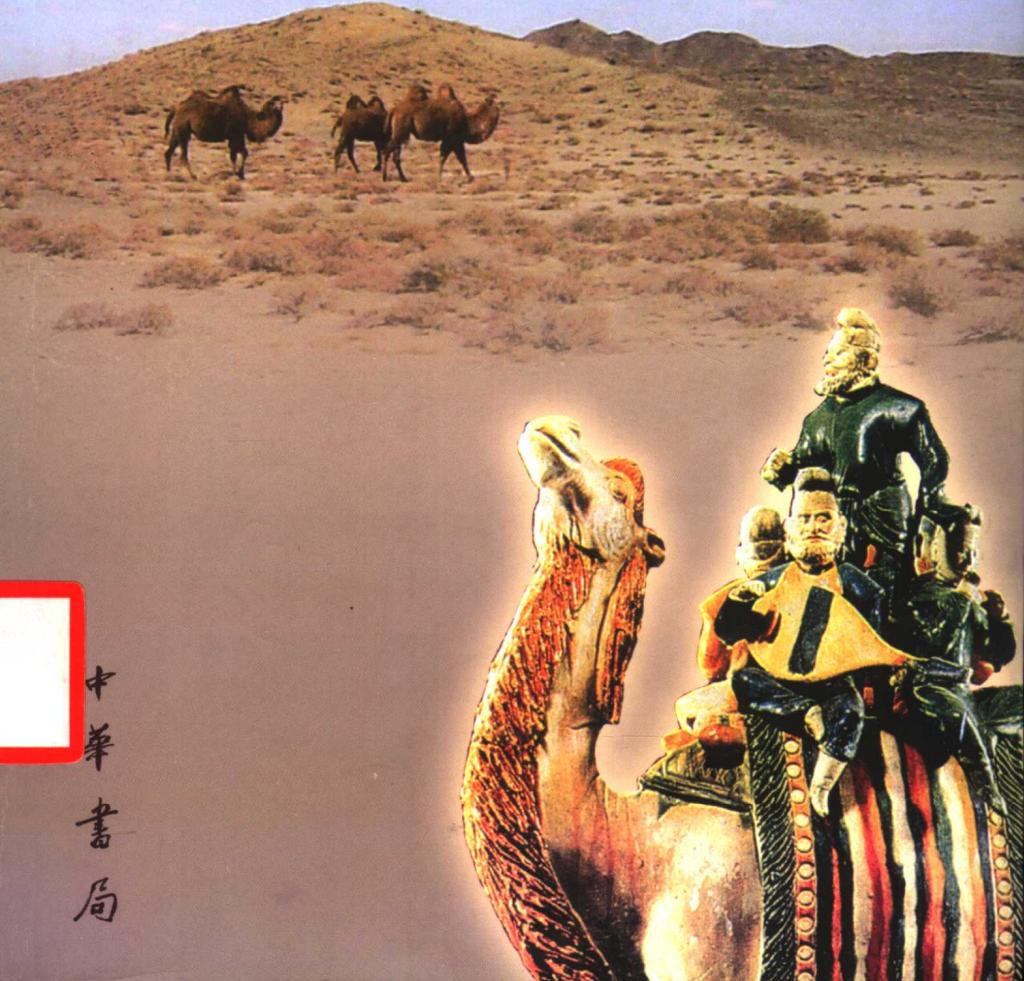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突厥世系

阿布尔·哈齐·一把阿壳儿汗 著 罗贤佑 译



中华书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

宋慶齡

郵票一套四枚 紀念郵票發行量：1億枚



中
國
郵
政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突厥世系

阿布尔 - 哈齐 - 把阿秃儿汗 著

罗贤佑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厥世系/阿布尔著;罗贤佑译. -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ISBN 7 - 101 - 04384 - 4

I. 突… II. ①阿… ②罗… III. 突厥 - 民族历史 -
史料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302 号

责任编辑: 张进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突厥世系
阿布尔 - 哈齐 - 把阿秃儿汗 著
罗贤佑 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bs.com.cn>
E-mail: zbs@zbs.com.cn
北京瑞光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1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定价：24.00 元

ISBN 7 - 101 - 04384 - 4/K · 1856

شجره ترك

أبو الفازى بهادر خان نينك تأليفيدر

السنه شرقىه مدرسهسى نينك مدبرى

مارون دهيزون اهتمامى بيرلان

١٢٨٧ سنه هجریه سنه مطابق

١٨٧١ سنه ميلاديه سنه

1874 年法译本所附原突厥文版书影(一)

原突厥文版扉页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بتداسىز وانهاسىز و شريك سىز يېقى قات آسمان و يېمى قات بىرىنى
اون سكر مېنىڭ عالىنى بول تىكاندا بولدورغان تىكىرى نىنىڭ حەدىدىن
سونك آتىنىڭ دوستى وبارچە آدم فەزىنلارىيکا يىياركان ئىلىخىسى اولوالعزم
ورسالت ونبوت و خاتمت بو تورت مرتبەنى عنایت قىلىپ بىرگان زسول
محمد مصطفى نىنىڭ درودندىن سونك بو كتابنى آيتماق ليق نىنىڭ
سېبىي عرب محمد خان اوغلى ابوالغازى بهادر خان جىنكىز و خوارزمى
آنداق آتىا تورور كيم چىنكىز خان نىنىڭ ابا و اجدادلارى و اولادلارى كيم ھر
وابىت لاردا پادشاھلىق قىلىپ تورورلار مۇرخ لار تركى و فارسى تلى بىرلان
آنلارنىنىڭ بارچەلارى نىنىڭ توغان واولگان تارىخ لارنى بىخى و بىمان قىلغان
ايشلارنى بىتىپ تورورلار بىر پادشاھ نىنىڭ آتىشە بىر داشمىند كىشى بىر كتاب
ايتىپ تورور وينا بىر نېچە يېل لاردىن سونك شول پادشاھ نىنىڭ اولادىدىن بىر
پادشاھ بولغاندا تىقى بىر داشمىند مۇرخ پىدا بولوب من اول بورۇنقى
مۇرخ دىن بىخى آيتورمن تىب بو پادشاھنىنىڭ آتىشە تىقى بىر تارىخ آيتىپ

1874 年法译本所附原突厥文版书影(二)

原突厥文版序言

汉译者序

公元 13 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在此期间,蒙古人对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世界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远征,使这大片伊斯兰世界遭受惨重浩劫,但伊斯兰教并没有因此被消灭,相反的是,它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却使相当一部分蒙古人被同化,结果在西亚和中亚相继出现了两个强盛的蒙古伊斯兰教王朝,即伊利汗国(1259—1388)和帖木儿帝国(1370—1507)。

公元 15 世纪,是中亚地区发生巨大变化和形成近代诸民族的重要历史阶段。自称霸一时的帖木儿(1336—1405)^①死后,帖木儿帝国政治危机加深,诸王子争权夺位的内战绵延数年,国势骤衰,呈现瓦解、分裂之势。随着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位斗争日益加剧,帝国各地诸侯纷纷割据自立。公元 1500 年乌兹别克首领麻哈

^① 波斯人称他为跛子帖木儿(帖木儿 - 兰),生于中亚撒马尔罕以南的渴石,出身于突厥化的蒙古穆斯林贵族之家(当时西方称这种蒙古人为鞑靼人)。公元 1370 年,帖木儿率军击杀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侯赛因,灭掉西察合台汗国,自称“苏丹”,建立鞑靼人的帖木儿帝国,定都撒马尔罕。

莫 - 昔班尼率军侵入河中地区^①, 占领了布哈刺与撒马尔罕。至此, 帖木儿帝国历经 9 代王、137 年的统治宣告覆亡, 麻哈莫 - 昔班尼在帖木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昔班王朝(又称乌兹别克汗国、布哈刺汗国)。

乌兹别克的名称, 最早来源于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金帐(钦察)汗国的乌兹别克汗(《元史》中称为“月即别”、“月祖伯”等)。乌兹别克汗是成吉思汗之子术赤汗的后裔, 他信奉伊斯兰教, 在汗国内推行崇信伊斯兰教的政策, 形成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汗国统治集团。大约在 14 世纪中叶, 成吉思汗之孙、术赤汗之子昔班^②家族成员的所属各部落开始采用乌兹别克一名作为其统称。15 世纪中叶金帐汗国瓦解后, 部分居民迁移到楚河流域, 后来称为哈萨克人; 留在咸海东北方的族源不一的牧民被泛称为乌兹别克人, 组成乌兹别克部落联盟。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 这部分乌兹别克游牧部落纷纷南下迁徙, 进入中亚地区。年深日久, 作为游牧者迁入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部族, 开始成为农耕者甚至城市居民, 在各个绿洲定居下来。而乌兹别克人自身, 也自然而然地就同当地定居的突厥人或操伊朗语的塔吉克人融为一体。从 16 世纪至 17 世纪, 不断有来自中亚的乌兹别克人迁入并定居在我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地, 其中大部分是商人, 也有农民、手工业者及一些文人学者。

乌兹别克昔班王朝的奠基者是昔班汗的六世孙阿不 - 海儿,

^① 中亚细亚的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和泽拉夫尚河流域, 被统称为河中地区。西方著作将“河中”写为“Transoxiane”; 阿拉伯语将“河中”写为“Mawara-an-nahr”(译义为“河外之地”)。河中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部分地方。

^② 昔班封地在咸海之北, 西至乌拉尔河之地, 称“蓝帐汗国”。

他利用帖木儿后裔的纷争乘机而动，将其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锡尔河流域，使昔班家族威震河中。阿不-海儿之孙穆罕默德-昔班尼是乌兹别克汗国的创立者，他于16世纪初最终灭亡帖木儿帝国，控制了整个河中、呼罗珊、费尔干纳与花拉子模地区。正是在昔班尼的统治下，乌兹别克汗国成了中亚的主要强国，他的家族对乌兹别克汗国的统治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1500—1598）。昔班尼去世之后，其子斡拜都刺即位，通过他的文治武功，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地区的统治最终得以巩固。至阿布都刺汗在位期间（1583—1598），乌兹别克汗国更进入鼎盛时期，他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拓展自己的疆域，俨然成为以布哈刺为统治中心的一方霸主^①。

在昔班尼家族在河中地区立国，实行统治的同时，花拉子模^②（希瓦）绿洲上则由昔班王朝的一个旁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汗国。从公元1511年至1920年间，这个旁支昔班王朝一直是花拉子模的主人。希瓦汗国的开创者是伊勒巴思。公元1505—1506年，穆罕默德-昔班尼汗征服了整个河中与花拉子模地区。公元1510年，昔班尼在莫夫同波斯军进行决战，结果战败被杀，波斯人占据了河中与花拉子模。玉龙杰赤和希瓦两地的居民是虔诚的逊尼派

① 昔班尼统治时期以撒马尔罕为都城，以后到阿布都刺在位时期，迁都布哈刺，从那时起该汗国通常被称为“布哈刺汗国”。

② 花拉子模（Khwarazm）为波斯语，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都城为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共和国乌尔根奇）。《魏书》译其名为“忽似密”；《新唐书》作“火辞弥”，或作“火寻”、“货利习弥”等。蒙古人称之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汉译“回回国”。公元13世纪初，花拉子模王国一度十分强盛，它不仅辖有花拉子模本土和河中地区，并且辖有今阿富汗和伊朗的大部分领土。至13世纪20年代为成吉思汗所灭。16世纪在花拉子模绿洲建立希瓦汗国。现今花拉子模绿洲一部分在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州），另一部分在土库曼斯坦（塔沙乌兹州）。

教徒，他们不能容忍什叶派的波斯占领军，便起而反抗，终于在公元 1512 年将波斯人驱逐出境外。领导这次反抗活动的是属于昔班家族旁支的伊勒巴思，他因此建立了一个脱离布哈刺的政权。

伊勒巴思的继承者哈只 - 穆罕默德（公元 1558 年—公元 1602 年在位）统治期间，布哈刺汗阿布德 - 阿拉赫二世曾一度占有花拉子模（1594—1596）。大约在公元 1613 年时，卡尔梅克人入侵花拉子模，掠夺了大批财富后离去。在阿刺伯 - 穆罕默德汗统治期间（公元 1603—1623 年在位），由于供应该汗国都城玉龙杰赤用水的阿姆河左边支流干涸，遂迁都希瓦（该城位于玉龙杰赤之南，阿姆河下游之西），因此通常称此汗国为“希瓦汗国”。以后希瓦汗国同布哈刺汗国的关系一直紧张，双方征战不绝。卡尔梅克人也不断侵扰花拉子模地区。希瓦汗国更是俄国向中亚扩张的首要目标，公元 1717 年彼得大帝曾派遣一支哥萨克军队远征希瓦，结果以失败告终。波斯也是希瓦汗国的劲敌。公元 1740 年 10 月，波斯王纳迪尔沙向花拉子模进军，于 11 月占领希瓦，希瓦汗伊勒巴思二世投降，被纳迪尔沙下令处死。此后直到公元 1747 年纳迪尔沙去世，希瓦汗国一直处于波斯的严格监护之下。

公元 1873 年，希瓦汗赛义德 - 穆罕默德 - 拉希姆汗被迫接受俄国的保护，希瓦汗国遂沦为俄国的附庸。1920 年，苏维埃政权废黜了希瓦的最后一位成吉思汗家族君主赛义德阿拉汗。自此以后，希瓦汗国、布哈刺汗国、浩罕汗国^①等成吉思汗后裔统治下的突厥汗国很快苏维埃化，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① 浩罕（或译霍罕），为 18 世纪初乌兹别克人在费尔干纳盆地建立的汗国，都城为浩罕，辖有安集延、玛尔葛朗和那木干等地。公元 1876 年该汗国沦为俄国“保护”下的附庸国。

希瓦汗国处于偏远的花拉子模绿洲，周围受到卡拉库姆、乌斯季乌尔特和克齐尔库姆等沙漠的限隔，相对比较闭塞。与布哈刺汗国相比，希瓦汗国在乌兹别克人统治的三个半世纪中，在中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要小的多。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瓦汗国的军事力量较弱，难以同布哈刺汗国相提并论；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布哈刺汗国显得重要。至于希瓦汗国的文化，也远比布哈刺汗国逊色，少有值得称道的建树。数百年来，只有阿布尔-哈齐的历史著作，是希瓦汗国一个绝无仅有但却引人注目的文化成果。

在希瓦汗国诸汗中，以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最为著名。他是成吉思汗之子术赤汗的直系后裔，阿刺伯-穆罕默德汗之子。伊斯兰教历 1014 年 3 月 15 日（公元 1605 年 7 月 31 日），阿布尔-哈齐汗出生于玉龙杰赤；伊斯兰教历 1053 年（1643）即位为希瓦汗；伊斯兰教历 1074 年（1663—1664）去世。作为希瓦汗，阿布尔-哈齐曾于公元 1648 年，击败入侵、掠夺柯提地区的和硕特部卡尔梅克人，将他们驱逐出境。公元 1651—1653 年，他击退了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人的另一次掠夺性袭击。此外，他还与布哈刺汗阿布哈兹多次交战，并于公元 1661 年对布哈刺发动一次掠夺性远征。尽管武功赫赫，但这并不是阿布尔-哈齐名垂后世的主要原因。其所以著名，还是由于他的光辉的史学成就。作为《突厥世系》的作者，他堪称是一位以察合台突厥语写作的杰出历史学家，在乌兹别克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阿布尔-哈齐于伊斯兰教历 1074 年（1663）年开始撰写《突厥世系》一书。他在死前未久，传位于其子阿努失-穆罕默德（公元 1663—1687 年在位）。当时其书《突厥世系》尚未脱稿，遂遗命阿努失-穆罕默德续成此书。阿努失-穆罕默德遵奉其父之命，

乃续辑伊斯兰教历 1056 年(1646)至阿布尔 - 哈齐死年之事,使这部史书最终得以完成。

《突厥世系》这部历史著作内容相当丰富。本书系统记述蒙古人史略,始于成吉思汗的祖先,终于著者在世之 17 世纪中叶。书分九章,第一章上溯至亚当,记述此人类始祖与蒙古人神话祖先之间的事迹。第二章止于成吉思汗的诞生。第三章为成吉思汗的传记。其它六章则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历史。这部史书的前面部分主要是根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节取而成,比较简略^①。此书言之较详者,则为后面关于君临钦察、突厥斯坦、河中、花拉子模等地的术赤后人的历史。记述尤其详尽的是自公元 1506 年至阿布尔 - 哈齐去世之公元 1664 年花拉子模诸汗的历史,它所记载的史实大部分是著者亲见亲闻的,因此,它是最原始的,也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史料。这一部分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②。

作为一位封建君主所撰写的史书,《突厥世系》无疑包含有不少自我褒扬的成分;作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逊尼派信徒,著者在其书中也时时称誉真主的威力,大唱宗教颂歌,以至表现出教派之成

^① 韩儒林先生说:“阿不勒哈齐 - 把阿秃儿所撰之《突厥世系》蒙古时代部分虽为拉施都丁书之节录,然于蒙古先世,增饰甚多,于出入阿儿格乃衮(即阿儿古涅 - 昆)之故事,渲染尤力。就突厥、蒙古祖先传说之演变言,真可谓洋洋大观矣。”(《穹庐集》第 29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前苏联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院士也说:“在阿布哈齐的著作里有重要的、诚然没有为其它史料所记载的下列记事,即关于蒙古人从吉利吉思地区到谦河(叶尼塞河)河口进入阿拉库津地区的进军。”(《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汉译本第 19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由此可见,《突厥世系》一书的前面部分对《史集》还是有所补充、丰富的。

^② 正如韩儒林先生所说:“《突厥世系》此书前部为拉施都丁书之节录,后部记录著者生前乞瓦汗国百年间事,其所用史料,今已不可复见,书之价值,即在此部。”(《穹庐集》第 29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巴托尔德教授对《突厥世系》后面部分也十分重视,为其名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之一。

见。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包含有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蒙古史、西域史,尤其是14—17世纪的中亚史、希瓦汗国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突厥世系》涉及内容很多,诸如有关蒙古人(及中亚鞑靼人)诸部的起源、分支和亲属关系;有关当时乌兹别克、突厥蛮^①、塔吉克^②、哈萨克^③、卡尔梅克^④等民族的历史活动,以及布哈刺汗国、希瓦汗国、波斯、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关当时花拉子模的政治、军事制度,农、牧业生产状况,以及向被征服部落索要贡赋的方式与数量;有关当时战争的具体情况(如何排兵布阵,

① 关于“突厥蛮”,《史集》有如下记载:“古代无突厥蛮一词;凡外形近似于突厥人的部落,概被称为突厥,但各部都有某个特殊的名称。当乌古思的这些部落从其本土来到河中诸国和伊朗国,并在这些地方生息繁衍的时候,他们的外形受到水和空气的影响,逐渐变成近似大食人(塔吉克)的容貌。但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大食人,所以大食人称他们为突厥蛮,意即类似突厥者。”(《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9页)《喀什噶尔辞典》早就提出波斯语 Turkmanand,义为“类似突厥”。所以这种人是受伊兰影响很深的突厥人或伊兰化的突厥人。

② 关于塔吉克一词的来源,至今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最初出于幼发拉底河左岸一个阿拉伯部落的名称“塔伊”,后来被东方各国用来泛称阿拉伯人(即唐代文献所载“大食”)。10世纪时,由“塔伊”衍变为伊朗人称呼伊斯兰教徒的名称“塔吉”。11—12世纪时,“塔吉”一词传到突厥游牧人中间,他们又将中亚操伊朗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定居居民称作“塔吉克”,以后就逐渐成为这些人的民族称谓。

③ “哈萨克”一词的原意为“脱离者”、“避难者”、“流浪者”等。15世纪时,一部分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脱离乌兹别克汗国东迁至楚河与巴尔喀什湖一带,自称“卡扎克”(Kazakh),后逐渐与若干突厥、蒙古部落融合,形成哈萨克民族。16世纪末,按其驻地分为乌拉玉兹(大玉兹)、鄂尔图玉兹(中玉兹)和奇楚克玉兹(小玉兹)。

④ “卡尔梅克”是突厥语词汇而非蒙古语,直译的意思是“留下”。该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就广义而论,是指厄鲁特蒙古,即西蒙古。最早是西亚突厥语系各民族的人使用这个词称呼西蒙古人,后来俄国向外扩张,直到1704年才初次使用“卡尔梅克”这种名称,这无疑是从突厥人那里借鉴来的,从此西方学者便将厄鲁特蒙古通称为卡尔梅克人。其狭义是指以土尔扈特部为主的西蒙古部众,或者是称游牧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西蒙古人。

进攻与防御,步、骑兵的配合以及弓箭与火器的使用等)等等,在本书中均有所反映。从研究民族学角度来看,本书也包含有不少有关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衣食住行、山川地理、婚姻、宗教、语言、交通、医学及趣闻轶事等可贵的资料。本书对统治世系、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记述,大都脉络清楚,真实可信,许多记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众所周知,中亚史头绪繁多,史料零散,研究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有关16、17世纪的中亚资料尤其贫乏,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亚情况,汉文史籍大都付之阙如,以至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有不少空白点。现将《突厥世系》这部史书译出来,或许可以填补一下这方面汉文史籍的缺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了解中亚地区的历史。

《突厥世系》著者阿布尔-哈齐出生于战乱频仍、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他在艰苦磨难中成长起来,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阿布尔-哈齐是一位亲身参与和目睹了希瓦汗国初期许多重大事件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和学者。他才兼文武,学识渊博,具有全面的文化修养,这在当时的中亚诸国君主中确实如同凤毛麟角一般鲜见,从而成为这部史书的最为理想的撰写者^①。在东征西讨、戎马倥偬之中,阿布尔-哈齐发觉周围的人们普遍缺乏历史知识,自己祖先那些显赫的业绩将被人们遗忘殆尽,所以深感有责任撰写一部有关蒙古、鞑靼人的史书。在其序言中,阿布尔-哈齐讲述了写作这部史书的初衷:“无论是出于我们先辈的疏忽,还是由于花拉子模人无知的原因,至今还没有一部记述我们的祖先与

^① 巴托尔德院士认为:因为阿布尔-哈齐曾在波斯生活过整整十年,在那里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其文化修养明显高于他的同胞(见《中亚简史》汉译本第7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阿布都刺的祖先分离后我们家族诸君主的历史。我先是有意委托某人来撰写这部史书,但一直没有找到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因此,我不得不亲自动手来撰写这部著作。”阿布尔-哈齐也确实有能力担当此任,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他具备三方面的知识和才能,足以胜任撰写史书之事,即:(1)通晓军事,不仅熟谙兵法,而且具有实战经验;(2)精通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塔吉克语以及卡尔梅克语等多种语言,也熟悉以不同语言写成的各种类型的诗歌;(3)对于蒙古诸部的源流、首领名称及世系、其分支情况和亲属关系等都有确切的了解。此外,在撰写本书的前八章时,他利用了《史集》等十八部突厥、波斯、阿拉伯文著作,有些部分是依据世所难得的公文书牍而写成;占全书篇幅最多的第九章,则是阿布尔-哈齐父子撰述的本家族的历史,全然是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更是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阿布尔-哈齐的载文涉及到当时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希瓦汗国统治集团内部反复无常的激烈斗争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种种兴衰荣辱、陵谷变迁见诸其笔端,展现了中亚古代历史画卷中十分生动、富有特色的一幕。所以能够如此,是同作者本人学者兼君主的双重身份分不开的,他对许多历史活动了如指掌,并洞察其中的始末因由。正如《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英译者罗斯在该书绪论中所说:“历史学家、希瓦花拉子模沙阿不-哈齐,其远祖虽为蒙古人,但他本人却属于突厥族。……因为他是最晚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到1664年左右才写成,因此,他很了解直到那时为止的蒙兀儿人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他的说法尽管并不十分完善,但

却颇有价值。”^①

《突厥世系》一书以当时文人常用的察合台突厥文写成^②，其行文风格朴实无华、通俗易懂。正如作者阿布尔－哈齐所说：“为使这部史书做到任何人都能读懂，我就以突厥文来撰写，行文风格尽量朴实无华，以至连一个五岁的孩童都可以不费力地听懂它。”中古时期伊斯兰史家所撰写的著作，普遍具有辞藻繁缛、文体矫饰、语气浮夸、铺张扬厉的通病，他们的书中充满令人眩晕的比喻和隐喻、过分的修饰之辞和造作之笔，以及大量使用奇巧难懂的构句。然而《突厥世系》一书的文句确实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朴实无华”，毫不渲染，十分通俗，其形式服从于内容，任何一处的行文都无损于具体史实，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突厥世系》长期只有抄本传世，主要有答赫勒(Dahl)抄本、莱尔赤(Lerch)抄本、柏林抄本、哥廷根抄本等。18世纪初，瑞、俄战争期间，一名瑞典军官在波尔塔瓦作战被俘，后来被流放到托伯勒斯克，在此地得到一部《突厥世系》的抄本，就尝试着将它译为德文。公元1726年，瓦赫内－德－蒙代斯又将该书由德文译成法文，标其题为《鞑靼世系史》，在莱德刊行。公元1825年，在俄国

^① 《中亚蒙古史——拉失德史》汉译本，第一编第9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在帖木儿帝国统治时期，察合台突厥文（即中亚突厥文）就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典雅的学术用语，并且在侯赛因－拜卡刺苏丹等君主的保护下兴盛起来。自15世纪70年代至昔班王朝统治时代，察合台突厥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学表达工具，以至取代了以往长期用以著述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当时许多昔班王朝的君主，包括麻哈莫－昔班尼以及兀拜都刺汗在内，都能熟练地运用这种文字来写作。甚至人据印度、建立莫卧儿王朝的帖木儿后裔巴布尔也热衷于以察合台突厥文来写作，他宁愿选择察合台突厥文，而不是用波斯文撰写他的回忆录。直到16世纪以后，随着昔班王朝的衰落，察合台突厥文也逐渐丧失了生命力。

枢密大臣尼古拉·德·罗曼诺夫伯爵的资助下,将阿布尔·哈齐原书在喀山大学印行出版,为两开本一册,合183页。一些学者将《突厥世系》的原本与先前的德文、法文译本进行对校,发现译文很不正确,讹误随处可见。有感于此,供职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法国东方学家贝特尔·戴美桑将《突厥世系》原书,由察合台突厥文译成法文,于公元187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戴美桑的法文译本系根据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新近获得的答赫勒(Dahl)原文抄本译出,后面并附有突厥文原文,出版时将书名题为《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鞑靼史》。戴美桑具有丰富的历史学、语言学修养,在翻译过程中广泛汲取了当时欧洲学者研究蒙古史、中亚史的成就,从译文本身看,也从译者所加的大量注释看,他在这部著作上确实花费了相当多的心血,使得该译本具有较高的水平,尽管已经问世近一个半世纪了,但迄至目前为止仍是最完整最全的译本。

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很早即为中国学者所知。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元史学》(李思纯著)一书中,就对这部史书加以简略介绍(该书将《突厥世系》作者译为阿卜尔嘎锡)。1934年《多桑蒙古史》汉译本(冯承钧译)出版,该书序言中将《突厥世系》列入重要史料中,并加以较详细的介绍(该书将《突厥世系》作者译为阿不哈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出版的有关蒙古史、西域史专著中,往往也将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作为基本史料之一;有关历史论著中亦常见引用它来作论据。但长期以来,这部学术、史料价值颇高的历史文献一直没有汉文全译本问世,能够直接阅读、利用该书原文或西文译文的人毕竟有限,这对于我们的相关研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缺憾。有感于此,译者不揣翦陋,率尔操觚,尝试着将戴美桑的法译本全部转译过来,使我